

# 有一种爱叫不吃到发腻不放手

有一种爱,叫作只要你说出来你喜欢吃什么,我就天天给你做什么,然后坐在旁边看着你吃,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能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且能时时饱餐一顿,真是做梦都要流口水的事。很多人说,这就是家有老人的幸福和烦恼——因为再好吃的东西,天天吃也会腻呀。

于是有的人幸福得想逃,心里暗暗埋怨父母。但当自己当了父母才发现,我们没有比父母们好多少,就算物质再发达,我们依然满足于亲手做好,看他吃得停不下筷子。

原来,这就是爱,没当过父母的人不会明了。这种爱,就算偶尔被嫌弃,也依然执着而朴素地表达着。



## 温馨提醒

## 偏瘦老人不宜睡硬板床

家中老人爱睡硬板床,但睡醒之后腰背总有红肿,最近还出现皮肤破损的症状。专家称,硬板床虽对腰背脊椎有好处,但并非适合每个人。

广州421医院骨科主任郭新辉指出,很多人觉得睡软床会比较舒服,但其实身体并不轻松,“软床没办法对人体的脊椎进行一个有效的支撑,脊椎为了维持它的生理曲线,即便在睡觉时也是靠肌肉在拉伸。而人一觉醒来觉得腰背特别累,就是因为腰部肌肉一整晚都得不到放松所致”。因此,睡硬板床总的来说是有好处的,“因为硬床把脊椎都支撑起来了,腰背的肌肉就可以得到放松”,郭新辉称。硬板床适用于大部分人群,对于患有腰椎间盘突出、腰肌劳损的人有明显疗效。

但值得提醒的是,一些过瘦的人、偏瘦的老人不适合睡硬板床。郭新辉称,人以侧卧、仰卧睡姿与硬板床接触时,很容易压迫到皮肤,睡一觉之后,压迫处会疼痛或发红,长期如此很可能导致皮肤破溃,进而诱发褥疮。

(成商)

(中老)

## 1000元的猪头肉

那年我和婆婆一起吃饭,席间,先生对一盘卤猪头肉表现得非常钟爱,婆婆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饭毕,我们要回自己的小家。

“小宋,这钱拿去买猪头肉,记住,只买猪头肉。”我木讷地接过钱,上车后悄悄地数了数。“1000元!”我脱口而出。“1000元怎么了?”“妈妈让我们用这些钱全部去买猪头肉!”“买就买嘛。”先生语气平淡。1000元只买猪头肉?1000元怎么能只买猪头肉呢?我当时觉得简直不可

## 全天候供应的饺子

一次先生独自回家看婆婆,回来的时候带回一大包婆婆包的饺子。我是南方人,很少吃面食,当时吃到婆婆包的饺子,情不自禁地说“妈包的饺子好好吃啊”。也巧,饺子快吃完的时候,我们又回家看婆婆,先生把我说她包的饺子好吃的活活提了一下,哪知道老人家立刻忙活了,马上到菜市场买肉剁馅包饺子。当天我们又带了一大包婆婆包的牛肉饺子回来。接下来我们有了被解放了的感觉,再也不用为下一顿吃什么费心了,饿了就把冰箱里的饺子拿出来一煮,营养又便捷,先生更是吃得亦乐乎。

思议!

在我的印象里,我的父母既不擅长更不在意饭桌上的事情,娃儿们饿了有得吃,吃了有得饱,饱了好做事是他们坚定得不能再坚定的生存信念。于是就有了永远喝不完的红苕稀饭和啃不厌的玉米饼……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,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把这令我非常“震惊”的消息告诉了我妈,没想到我妈却说:“她不会是在骂你吧?”

接下来,每当饺子快吃完的时候,我们就会“碰巧”去看婆婆,然后就会带回婆婆包的饺子。一大包变成了三大包,一种馅变成了三种馅:牛肉馅、芹菜肉馅和非菜肉馅。为了趁新鲜吃完,我们把饺子从午餐扩大到了一日三餐外带各种时段的加餐。

后来,我们再也不用“碰巧”去看婆婆了,因为经常还没吃完就会接到婆婆“饺子包好了,快来拿”的电话。每次婆婆都会说:“吃饺子好,一口下去,菜也有了,肉也有了,面也有了,又好吃又省得麻烦。”这个时候,我们真是拿也不是不拿更不是。

## 后记

写这些文字的时候,眼前尽是婆婆提着菜和水果的身影。年纪大了,她腿脚也不灵便,尤其是爬楼梯要费很大的劲。

家道变更,婆婆早已不是大户千金,她只是个普通的退休老人,但无论儿女孙子什么时候回去,总有各种好吃的。老人家喜欢看我们吃,看我们喝,看我们拿,每每这时候,她脸上总是很满足。也只有这时候,我们才隐约感觉到老人身上那些遥远的记忆。

小时候,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意识,父母一直对我们灌之以“小人谋吃,君子谋道”的自修式的“正经”,食欲令人不齿;成家了,婆婆只给我们“最营养最好吃的”,美味也有成为负担的时候。忽然想起那天女儿皱着眉头对她爸爸说:“爸爸,你怎么老是给我喝牛奶吃面包呢?!”

(成商)

(中老)

## 小说连载

## 知行合一王阳明

(8)

■文/度阴山

### 在现实的泥潭中左冲右突

这是王阳明日后用兵的诀窍,那些愚人是不懂,所以那些人只好攻击他神经中最脆弱的一环:“请问,你有机会上战场吗?”

王阳明哑口无言,于是很多人在背后窃笑说:“还是先过了会试这关再说其他的吧。”

王阳明大失所望,他本来不是个轻易受到别人影响的人。但多年以来,他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,这不由让他灰心丧气。1496年,他在会试中再度名落孙山。有人在发榜现场未见到自己的名字而号啕大哭,王阳明却无动于衷。大家以为他是伤心过度,于是都来安慰他。

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沧桑的笑,说:“你们都以落第为耻,我却以落第动心为耻。”恐怕只有王阳明这样的人,才能说出这样有境界的话来。他的确能对落第而不动心,但对不能实现圣贤理想,他却无法做到不动心。

1498年,二十六岁的他又回到了朱熹理学这座高山面前。这一年,距他格竹子已过去了六年,距他拜访娄谅已过去了九年。或许是命运的安排,有一天他在不经意翻看理学经典时看到了朱熹给赵焯(宋光宗)的一封信。信中有句话如是说:“虔诚的坚持唯一志向,是读书之本;循序渐进,是读书的方法。”

王阳明像是被雷劈到了一样,这句话恰好戳中了他多年来的毛病:始终不能坚持唯一志向,而是在各个领域间跳来跳去,也没有循序渐进地去研究一个领域,所以什么成果都没有获得。

他如同在沙漠中一脚踩到了喷泉,兴奋得狂呼起来,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通往朱熹理学的钥匙,他开始重新认真地钻研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,恨不能要把印在纸张上的朱熹思想生吞进肚子里。但是无论他如何钻研,依然无法从“格物”中“致知”。

最令他沮丧的是,他无法确证到底是朱熹错了,还是自己智慧不够。他一会儿坚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是错的,一会儿又认为自己智慧有

限。最后他心灰意冷地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圣贤大概是命中注定的,而我很不幸,未被注定。”

《金枝》的作者弗雷泽说,当人类的思维之舟“从其停泊处被砍断缆绳而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之艰难之海”时,他们会感到痛苦和困惑,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抹平这种痛苦,消除这种困惑,那就是,思维之舟必须重新进入一种“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”离他还有很远,他看不到,甚至连幻想都想不到。

王阳明的思维之舟在1492年格竹子事件和1498年采用循序渐进读书法后,已经从停泊处漂了出去。他其实一直“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之艰难之海”中,几乎是左冲右突、上蹿下跳,但仍不能磨平那种成圣无望的痛苦,而“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”离他还有很远,他看不到,甚至连幻想都想不到。

15世纪的最后一年(1499年),王阳明终于通过会试,正式步入仕途。在其他人看来,这是个光明的起点,王阳明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。

1499年冬的某一天,一颗流星从北京上空大张旗鼓地滑过。国家天文台(钦天监)在第二天的报告中指出,那颗流星在天空中画了个圆,然后就跑到北边去了。天文台的官员们认为,这颗流星是老天爷警示世人而发的一个信息。至于信息的内容,从它画圈和消失在北方的现象来看,应该和边疆战事有关。

北方的边疆战事指的自然是蒙古人。王阳明满心欢喜地抓住这个机会,向皇帝上了一道《陈言边务疏》。这是一封以使命感为灵魂的政治建言书,里面谈了很多需要改观的问题,而且还拿出了一份改变现状的计划。它的主旨是,军事问题首先是政治清明问题。只要政治清明,军事问题就可迎刃而解。

这道奏疏为他赚来的成果只有一个:皇帝认为他的心意和文字都不错,于是把他从工部调到了刑部,担任刑部云南分部的一名处级干部(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)。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审核已被定性的案件,看是否有冤假错案。

明日关注:有一种无趣,叫仕途

## 纪实连载

## 雪域长歌

(33)

■文/张小康

### “空中飞人”炸巨石

“一炮轰开18000多石方,等于两万人忙一天!”如同神话般的奇迹流传在筑路部队的连队里。创造奇迹的是青年英雄杨茂武。

在安久拉山西面的山脚下,一条激流旁边耸立着一座70多米高的石岩。这石岩形状奇怪,上面向前倾斜,下面向里凹陷,好像巨大的野人陡然伸出个大脑壳,要把河水一口喝干。这是某连在石方作业中遇到的第一个“劲敌”。连长皱着眉头,派人先上去探路。上去的几个战士像蜗牛一样,爬一下,挪一步。这样,即使能开出一条小路,零敲碎打,到哪一天才能劈开这座石岩,让路通过呢?杨茂武独自坐在石头上,看着湍急的河流。鸟儿在河面上自由飞翔,忽而钻到岩底,忽而掠过水面,又忽而展翅鸣叫着从他头上飞过去。他灵光一闪:“如果岩下有天然洞,就能设法打出一个合适的洞,多装炸药轰它个底朝天!找连长去!”

阴天,风大,胳膊粗的麻绳一头拴住大石,一头拴在杨茂武的腰间。指导员再三嘱咐:“小心啊,不行就赶快扯绳上来。”杨茂武用上那套在猛烈炮火下练就的攀墙技术,顺着陡岩一寸一寸地往下滑。手上刚愈合的血口子裂开了,鲜血顺着手背流下来。冷风吹得钻心,棉衣刚破了,大团棉花在空中飞扬。奇形怪状的岩石像长着无数颗尖牙不断撕咬着他的衣裤。

杨茂武左腿上连皮带肉被磨去了一块。下了二十多米时,岩石突然向里凹陷,杨茂武没有了着力点。他悬在半空,连转了几圈,急忙放开嗓子向上喊:“放呀!放呀!”低头望去,河水汹涌澎湃,浪花一冲老高。岩石上面,

连长、指导员,几乎全连的人都紧张地守在麻绳旁,默不作声,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下面,岩石的突起遮住了视线。大家只能侧耳细听。

风刮得更猛烈了,挂在绳子上的杨茂武被风吹得不停旋转打圈,头晕目眩,浑身上下全是伤。随着绳子逐渐下放,他终于落到了一块石岩上。刚刚站住脚,杨茂武就发现在他身旁有一个洞口。他俯身捡起一块石头,往洞里扔去,瓮声很大。终于找到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岩洞。杨茂武和战友们就在那个岩洞里装了一千二百公斤炸药。1953年11月9日,随着震天撼地一声巨响,小山一样的巨石被炸开了。

1953年6月,筑路大军到这里时正值汛期,怒江江水暴涨,流速达每秒八九米。踏勘队员虽历尽千辛万苦,也未能渡过江去,只好在工程线路设计图上画下一条七公里的“飞线”。跨越怒江、揭开西岸之谜的开路任务落在战士李文炎和他的战友们肩上。

参加过劈开二郎山、跨越大渡河和金沙江等工程的前遣营营长张保德,是位身经百战的英雄,但面对着这湍急奔腾的怒江,他却显露出焦急的神情:自己的营如不能跨越怒江,就挡住了所有怒江筑路大军。他再三叮嘱李文炎:“我们一定要强渡过去。现在全师都在看着我们。”

1953年7月14日清晨,江雾未散,李文炎等六人分两排坐上一只旧橡皮船,把准备拖过江去的两根电线绑在船后的一个皮扣上,一个人把舵,高喊着:“一二!一二!摇桨!”向惊涛骇浪里冲去。全营的人在岸上紧张地注视着他们。

明日刊登纪实连载《成龙:还没长大就老了》,敬请关注。